指頭畫說

指畫說者鐵嶺高青疇先生傳其先人少司寇公畫法而作者也司寇公名重天下數十年來天下之傳司寇者兢以指畫稱而不知此固其一藝爾以指作畫古未嘗有有之自司寇公始然則即以指畫傳司寇殆無不可者顧其所以得力之由通靈之妙人固未及知之青疇悉數家珍傾篋以出不少靳惜天下於是知指畫之訣且益知指畫之難矣夫事莫奇於刱始詣要極於入微史記龍門刱體變絕千古則以獨有心得者存非故為其異思以淩茂前人而其用功之深取材之富至足迹幾遍天下又非徒矜心得此其所以必傳予觀青疇

所述老人見夢用指用意諸則見心得之妙倣古渲染畫數諸則見用功之深取材之富由此而後入微造極蓋司寇公之畫之傳亦已久矣然非有深領其微者詳其顛末以示於世則徒傳其畫而畫之神法理趣不傳猶之伶倫之音律班輸之規矩撫其器而莫知其義保無有傳而不終傳者乎是說之不可以不作而作之非出於青疇是猶不作是猶不可得而盡傳其妙也青疇之才之品足以紹其家聲乃不爲仕進計專攻詩古文詞其畫與書規橅司寇公法幾與眞蹟無別潑墨之暇復衍爲此說蓋其耳聞目記心摹手追歷三十餘年盡

發其秘要故能親切言之絶無游遁予素不能畫讀之指拂拂欲動遇僧繇虎頭其人當何如與夫搦古人所未搦傳將來所必傳成法具在庶幾入道有方矣第恐鬼工之巧天籟之鳴有非繩律可得而傳者則又謂之何哉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鏡舲游人萬年王朝翰拜叙

佃觀斗去文字類匣

未嘗與道人庵詢指有似筆也
故友與之言書時有此恨未〻
見也不意得讀于仲老南中故
借歸細閱頗詳於文更雅甚柔
未羡作也　戊八月秋　沈芽昇君敬識

指頭畫說目錄

指頭畫說

姪樹勲敏功參訂　愚甥趙秉鍠飛穰校閱

姪孫秉澤公敬述

畫從夢授

先恪勤公八齡學畫遇稿輒橅積十餘年盈二簏弱冠

即恨不能自成一家倦而假寐夢一老人引至土室四

壁皆畫理法無不具備而室中空空不能橅仿惟水一

盂爰以指蘸而習之覺而大喜奈得於心而不能應之

於筆輒復悶悶偶憶土室用水之法因以指蘸墨仿其

大畧盡得其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職此遂廢筆焉曾

鐫一印章云畫從夢授夢自心成中年畫推遂册十二頁自題此意於首幅伯兄惠疇寶藏家畫中以此册爲第一神品　先嚴題　文良公所藏桃花鴛鴦通景圖屏有五言長古詩一首記述其事云

筆爲指拚

用指廢筆者以筆所難到處指能傳其神指所到處而筆勿能及也筆多工細指多寫意然非筆畫工細之極指畫不能善寫其意秉嘗題　公筆畫有句云筆繪嘗爲指繪拚須知指筆互相因　公於唐宋元明　國朝諸大家中鑽研探討集其大成復將諸大家之用意用

法盡歸於指故稱獨步惜不多作筆畫曾鐫一章云偶然用筆是以世人未能盡知而筆爲指撝然尺紙寸縑傳於後世識者當奉爲拱璧是撝而終不撝也秀水張浦山庚撰　國朝畫徵錄記　公一則曰高諱其佩字韋之號且園遼陽人善指頭畫人物花木魚龍鳥獸天姿超邁奇情逸趣信手而得四方重之余曾見扇上筆畫散仙數種尤妙有如王初平叱石成羊作亂石一攢或已成羊而起立者或將成而未起者或半成而未離爲石者神采熠熠風趣橫生他如龍虎等亦各極其態世人秖稱其指墨而不知筆畫之佳也人既重其指墨

加以年老便於揮灑遂不復筆故流傳者少官刑部侍郎云　公素喜作散仙指墨筆畫俱夥頗各難形其妙浦山以譬語達之煞是解人後人見畫徵錄益信余撿終不揜之言爲不謬矣

畫以萬計

求畫者無虛日積紙約四五十番輒先一日磨墨自巳至酉戌之約計月二次可百幅歲可千餘幅自弱冠至古稀又五不下五六萬幅千古莫能與京而足迹將遍天下故海內無弗知而重者興來時或畫扇三五柄或手卷一二軸或竟全冊或三五頁此又在大幅之外者

也合而計之更不知凡幾矣曩未一一登記惜哉

神品逸品

指畫過多必須倩人烘染昔宦游兩浙時延請華亭陸日爲瞻刊上袁文濤江虎林沈禹門鰲皆能自豎一幟者以　公之指墨草刱而用三君秀筆妙染且當壯盛之年每一畫出誠如天上神仙非烟火食者所能望見繼延華亭陸遴萬青丹徒吳欽序棊雖不可與三君同日語然尚能領畧大意後官司寇二君南歸則不得其人矣晚年所作較遜少壯一籌者若無人助而又無暇自染也惟冊箑手卷三種從未假手於人雖有三君亦

弗能代染　公生平所畫以絹本親筆烘染者與冊箑手卷爲神品上上舊紙指墨不加烘染者與凡水墨冊箑手卷俱爲逸品上上非人力可學而至世人不能多見神品逸品無怪皆謂指畫可學而畫者蜂起矣

章法

唐宋元明諸家畫法皆以下爲主上爲客近主遠客在下近處作樹石屋宇在上遠處作峯巒沙岸大家名家皆不能逃此範圍致有陰起陽收陽起陰收之說尖刻輩以作畫亦講風水謂之惟我　公數萬指畫筆畫中竟無一出此者凡所作皆生平經歷山川眞境故邱壑

無或雷同箇中人徒歎難及門外漢惟詫奇異數十年中絕無一人勘透此關而畫者靦顏語人曰高公我師也我師也其誰欺耶

指法

畫極小人物花鳥無名指小指互用足矣大幅必是兩指同用世人以一指𢪛倣大幅故雖鐵硯磨穿斷難得其彷彿若畫鉤雲流水則三指並用故頭緒似亂而清無板滯之病省修飾之煩秉所藏小冊風竹則兼用大指何外撇之神哉神哉

染法

二字甚之妙
稱作千合人
然年子園記

畫家極重筆墨而渲染亦未可忽。公之染法極變化莫測亦稱獨步等一樹石也而形色氣韻迴殊等一雲水也而淺深態度各異如人之面目聲音無一不同也而無一相同也斯之謂人　公之染法如是斯之謂畫

○設色不難於鮮豔而難於深厚所尤不易得者惟舊氣爾。　公染法多得力於吳仲圭無論鮮豔深厚俱舊。

○設色亦有工緻寫意之分。寫意亦可意到筆不到。花青赭石紅黃青綠俱不碍稍豔。隨意點染但得神味機趣足矣。工緻。則淺深濃淡毫髮不苟。斯為合作。　公染山水配合諸色往往令人難辨故迴異乎人矣

皴法

指畫生紙難於工細故巨幅僅用披麻荷葉大小斧劈等皴惟神明於其間爾而樹無夾葉至用箑絹素則無體不備有工細之極望之不似指墨者細玩之則色色皆非毛穎所能辦也

用指

筆須有法有力法如起止轉折頓挫弗矯揉造作而活潑靈妙乃佳孫過庭書譜後幅似樂之亂章跳脫飛舞腕底風生而無毫髮不合矩度運筆作畫亦當如是故謂畫家必不可不知書法者此也　公運指如寫字或

如隸楷或如行草世尠知者多觀水墨之作則當束手矣

用色

臙脂宜淡　公重用之彌舊赭不宜赤　公累用之彌雅至以青綠加於重墨之上彌雋示硃粉施於金箋彌幽秀而以濃墨筆畫密竹不分輕重彌見蕭疎此尤前古之所未敢者也

用墨

墨須用至五色而運化無痕斯爲妙手指墨之無痕處尤本於自然故出筆一頭地也　公有印章云不過求

無筆墨痕

點目

指甲不宜長長則有碍於指亦不宜禿禿則無助於指公每先作細畫人物花鳥利有甲也數幅後甲漸禿畫潑墨山水及屏幛巨幅人物龍虎而乘指甲將禿未禿時用點數寸許人目則肉爲目而甲爲眶或肉爲目而甲爲睫二目初點全神已備鼻承目口承鼻面承目鼻口如詩文字如是起必應如是承句句相承筆筆相生雖有定法而非死法故萬千詩文無一首雷同萬千法書無一字雷同指畫面目亦如是矣嘗有印章云傳神

寫照在甲肉相半間

畫不雷同

畫人以萬計矣面無一同面不同奇矣而氣色無一同者乃龍虎之面亦百十各異此詩文家參活法語羞雷同意也

畫兼衆妙

畫有以簡淡爲貴者右丞雲林是也有以工豔爲貴者大小李將軍十洲是也有以厚爲貴者荊關董巨仲圭子久是也有以奇爲貴者八大山人是也我　公指畫包羅萬象清奇穠淡無所不有而其神味尤在指墨之

外矣

畫分八面

昔人云枝分四面是但謂花木爾　公畫羣仙八駿游魚飛鳥花木皆有八面顧眄無迹若非有意爲之乃潮頭亦有八面凡畫潮頭者率皆左右兩分及上起而下翻則能事畢矣　公乃畫正面下垂而上卷者非特畫家未見及此卽日對眞蹟而亦未之覺也

天資學力胸襟

筆墨事天資要高學力要深而胸襟尤要闊大東坡渡海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絶冠平生具此胸襟

始足稱其才智而技必過人　公目空千古氣雄萬夫而年近古稀猶懸眼鏡臨橅。古人。何患不驚世耶秉嘗謂　公畫落墨有神氣渲染有元氣其天資學力胸襟缺一者不足與言筆墨尤不足與言指畫

鍾進士像

秉四十餘年來見指畫鍾進士像不下二百餘本有文像武像有喜怒威善壯老之分有似仙佛有如鬼怪者衣摺有鉤勒潑墨之別有寬袍窄細甲者有寥寥數痕者有鉤勒兼潑墨者且有潑硃者神奇變幻不可端倪列數軸於一堂如出數手無惑乎世人之難免生疑也

畫像顯靈不一而足　公在時已數聞之曾復彙畫已顯靈像於一冊各題數語以紀其畧此冊現存京師其家余家懸奉者亦曾顯靈屢次已巳年天津有以畫像求售於查儉堂主政者儉堂未信爲眞卻之不一時其妾發狂如中祟狀云目中有一長鬚綠衣大漢驚怖欲絕儉堂憶曾置畫像於牀榻被上恐其冒瀆詢之果畫寢得疾亟取畫開示尤驚駭魂飛云所見卽此遂扶令焚香謝罪並代默禱而病輒已儉堂乃珍重之當自爲記庚寅仲冬余過姑蘇信宿故寧國太守翟宅諸昆弟出指畫鍾像請余鑒定云廳事毎夜不寧懸此卽靜廹

余照繪一幀以應請者視之乃余十五年前所橅本也蓋稼弟得之他處爲岳母甯恭人壽者諸弟妹禁弗言恐增母疑噫　公之所繪已爲鍾公假貌秉之所橅尤爲　公之贋本豈俱能顯靈異耶蓋　公重鍾公之有靈誠敬繪之秉重　公畫之有靈誠敬橅之假貌贋本固俱不足顯靈而至誠可以格天豈僅辟邪已耶秉所橅本已足辟邪則　公畫鍾像尤當寶重慎勿以尋常畫幅目之也

鍾進士硃像

每歲五月五日午初刻畫硃砂鍾像數幅候午正刻點

睛尤足寶貴　先嚴珍藏數幅應人請者過半僅餘三幅秉兄弟五人分之裌弟未得端然叩頭向余乞去余悵悶十載如嬰痼疾庚寅仲秋始購得一幅於瑠璃廠硃睛內復加極小墨點此又一法千百中不一二遘也

觀音大士像

公繪女像觀音是福德像具慈悲心不得謂之神不得謂之仙不得謂之美人令人見而起敬蓋　公繪時卽存卽心卽佛念也佛心繪佛誠然佛矣世人以利心繪之人以利購之或以勢取之晨夕禮拜而曰佛能救度我降我福消我災有是理乎

散仙

指畫羣仙宮娥信手塗抹粗服亂頭愈形其美甚有眉目不清口鼻相連有似嫫母者然風神體態窈窕端莊自有別趣其故難言

龍

公畫龍雖獨開生面與僧繇所翁有別究悵未及前人康熙乙未年由京口買舟赴永寧觀察任一日陰雲蔽天霖雨將沛　公忽動念畫龍惟遵編簡所載兼用藍本非爲神龍寫照爰泊舟虔禱願得一見眞容濃雲頻開龍首畢現有角有耳而無所謂無碍者睛光閃爍

致久視然已瞻仰大畧嗣後所畫都無無礙矣是以五旬前後所畫各別非自相矛盾也家藏前此畫者僅一橫幅餘皆後此所畫世人未詳其故有疑此眞彼贋彼眞此贋者殊不知眞贋不在無礙之有無也神龍變化莫測　公畫神龍亦變化莫測只可意會難以言傳令之贋　公畫者猶尚未敢唐突及此也

虎

虎之威力全在前身故頭大肩闊腰跨較細　公畫虎乃前後身相等腿且粗而短嘗曰畫工之虎頗能以得形似見長而不若吾虎之威也秉童時竊聞此言四十

餘年來留心體念誠然誠然世人乃有謂　公乘醉以頭畫虎者且曰曾畫於舍下言之者恬不爲怪而信之者頗衆俱不知是何肺腑

獅

獅不易見畫家以意爲之長毛大尾殊非本相　公曾爲獅寫生足以爲法秉敬橅一式附於後

蘭蕙 八大山人附

畫中難以得神者蘭蕙爲最葉須有法有力不宜少加潤色不宜稍爲增減指墨斷難施於新紙故　公蘭蕙曾無巨幅以其難佳不強爲也遇冊箑每每畫之秉半

生所見亦百十冊一同者蘭尤難於蕙八大山人每畫一二花於水盛等器中不著一葉長於用巧矣然余得其小冊僅寫一花二葉古峭絕倫有如祖詠詠終南殘雪四語意盡可謂力大於身惜我　公未及見此見之必愛玩不釋也噫不知此蘭何時再逢知己

梅

用無名指肚蘸墨點梅瓣未放半放者墨稍濃全放者稍淡信指點去每有中空宛然一黑圈者不加鬚蔕而得梅之全神神乎指矣亦閒有設臙脂而加鬚蔕者亦有加鬚而無蔕者同此一法而每幅神韻變化各又不

同

柳

巨幅枯柳用兩指急掃或重或輕或濃或淡任其自然但不得增減一絲爾小幅枯柳新柳則專用指甲其急如風其細如髮其健如鋼其銳如鍼銀鉤鐵畫遠弗逮也是豈筆之所能為者因更難於蘭蕙故只宜畫於佳冊細絹不可多得余見近今用指者動畫垂柳滿紙長條令人生畏眞所謂古人不及今人膽

叢樹 小叢竹樹附

畫叢樹各有家數出枝發幹穿插位置各抒性靈獨標

體格有迥相懸殊者有大同小異者後人習之一望而知其所本此亦畫家之所極重非有八大山人才識概未容野戰也我　公指畫筆畫中叢樹俱從江山茂林中得來絕勿規倣前人故無步趨痕迹而得卭壑眞趣如古人但以廐馬爲師不以畫馬爲法卽此亦自我作古之一端也至排松與山頭樹根點綴小樹古人率用横點以墨色之燥溼濃淡分遠近淺深小叢密竹用焦墨點之或用渴筆一順撇之所謂寫意而已　公亦無一出此者此皆君行文陳言務去之卓識也

哲

細苔用無名指小指雙點饒有生枝枯枝之趣攢三聚五何其拘執大叢苔棘則三指連竝以指背揚之淺深濃淡渾然天成自有鬱葱之致樹葉亦有用此二法者

沒骨圖

指頭蘸色暈墨作沒骨圖花鳥幽豔古雅已稱獨絕復寫人物用赭石塗面不事鉤勒而生氣偪人尤奪造化矣

倣古

昔人論書云作字須有古摹古須有我書家三昧盡此二語余謂繪事亦然然筆難倣指指難倣筆我　公曾

以指墨倣宋元十二家山水人物花鳥於一冊用墨迥殊而神氣一一酷肖是將古大家理法融會於心而天資高邁絶倫始能神妙如是是冊　先嚴贈秉　業師馮夢堂先生可謂得所矣又臨董文敏山水小幅現存先三十五石堂叔處古大家多善用筆惟文敏尤善用墨百餘年來墨暈猶覺潤溼　公臨本已四十餘年墨且似未乾也

白描

指倣諸家難矣　公乃用焦墨作李龍眠法倘龍眠復起見之必悔未用指查儉堂所藏一人擕笻立椿下雅

有詠歸於沂風味衣紋枝幹指法墨痕如玉筋篆文誠至寶也秉藏白描一軸每於心曠神怡時懸以敬對樂忘寢食然只敢與不知者見而不敢與知者言也

寫照 拳書附

橅古書畫妙在不似寫照可弗似乎以筆寫之似已難矣指能似乎　公以指墨爲盧大司馬舜徒寫一立照長等身舜徒喜欲狂謂　公曰神乎技矣殆進於道矣又爲　先外叔祖劉[illegible]公寫一坐照厖眉長髯是人皆識詫以爲異秉幼未及一見顏色聞諸舅父行咸謂偪眞盧公之嗣照今不知所歸然世人得之亦不知爲

誰何也　外叔祖煦後人亦不甚矜貴秉因　公題有數十言不忍聽其流傳他姓被輕薄太息爰敬謹寶藏焉或見而疑之謂余曰是不過仿佛其大畧爾如謂能傳其神恐無是理也余曰萬物之有情者必皆有神而花木之無情者亦各有神　公繪無情有情之物盡得其神豈繪日時相見相昵之至戚良友而反不能傳其神乎有是理耶或乃信之　公嘗有手卽是筆印章朱白各一指能寫照拳可書額曾爲其相國書勺庭二字後以指書高。。拳書五字不數十年先石堂叔以一金得之今猶存焉

不畫耳目

公嘗畫六寸許小虎無耳且斑文亦在有無間而威風凜然令爲稚弟寶藏又畫側面策蹇翁畫此一ㄙ鼻也加口以口耳鬢額而無眉目宛如浩然尋詩呼之欲語神來之候動觸天機蘭亭醉筆可一而不能再也然未見此眞蹟者當必河漢斯言

寓意

志上騷人喜怒哀樂形於詩文讀之者可想見其人我公既形之於詩矣復每每形之於畫有時如顏魯公法書凌若柯黃陶庵時藝忠義正直之氣露於毫端有時

如古詩十九首及陶靖節詩妙在語言之外有如太白蜀道難遠別離等篇豪邁高超不可一世有如大令十三行洛神賦法書風流蘊藉飄飄欲仙有如滑城朝雨黃河遠上田樂峯前諸詠凄楚雋永百讀不厭亦偶於含飴弄孫時戲寫人間未畫之品及一二罕見之物解頤釋悶又曾畫說到人情劬欲嗚與不重生男重生女則有傲岸不凡氣槪又冊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作試問千古畫師如寫此題從何下手

筆畫

公於雍正己酉年奉

命入大内作丈許絹本工筆橫幅天空海闊圖長江萬里圖民安物阜圖幸攜稿歸秉得敬存其二又作絹本長幅　圖未合

上意持歸傳家秉得寶藏日時拜對誠生平一大幸也

印章

公用印章於書畫必與書畫中意相合如臨古帖用不敢有已見非我所能爲者欣於所遇玩味古人等章畫鍾進士像用神來虎用滿紙腥風樹石用得樹皮石面之眞魚用躍如偶畫癡聾喑啞及犬豕等物則用一時游戲或一味胡塗等類餘多倣此市人不知此意亂用

閒章於贋本已屬可笑甚至以乾坤一草亭一片冰心在玉壺等章擅加於眞蹟空處好事者周某以徑八寸子孫永保章印於　公畫正中豈不大可哀也夫

神來印章

神來章方長各一俱白文多用於鍾神洛神幅上然他如花竹小品之極得意者亦偶用之秉所藏小冊中有風竹二枝在　公生平墨竹中居最郎文藕復生亦不能過之眞所謂神來者矣

落款

古人有落款於畫幅背面樹石閒者蓋緣畫中有不可

多著字蹟之理也近世忽之　公落款常書二三字於上角或書於實處或加年月書數字於側邊皆與畫意洽和而不可增損移易或用一私印或加一二閒章亦與畫理大有關合。落單款書名不書姓或書且道人三字長款閒亦書姓一時游戲之作或書古狂二字中年以前冊箑手卷中偶書章之二字不多見也名號下書指頭畫指頭生活字樣者則用名號印或加一二閒章落單款者必用指頭畫指頭生活指頭蘸墨等章款與印章亦弗重複也

不書題

公畫多不書題如寫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僅書寫唐人句四字彌覺味長千百中偶一二書題者蓋不得已應俗子之請爾

紙絹異同

用墨設色宜輕宜淡忌重忌濃輕淡則清而秀濃重則濁而俗奈指畫紙本只宜濃墨重用一或破水則穿透矣故不能輕而淡也墨氣既濃且重則設色亦如之過於輕淡則不相稱然雖濃且重未見其濁而俗何也腕底指下有書於其閒也如米家父子畫愈重而愈覺其烟潤倣之則濁且俗矣絹本與用筆墨中俱可破水故

墨氣極輕而淡而設色亦如之故紙本與絹本及冊箋如出兩手况皆親筆渲染故尤不同也然雖輕且淡未見其薄而弱何也指下畫中具有神氣元氣於其間也如倪雲林畫愈淡而愈覺其秀雅倣之則薄且弱矣橅公畫可以絹橅絹紙橅紙以紙橅絹不能如其輕且淡以絹橅紙不可如其重且濃或曰以紙橅絹誠不能如其輕且淡矣以絹橅紙何不可如其重且濃耶何勿稍輕而淡之乎秉曰絹如紙本重且濃則俗不可醫若易其重且濃稍輕而淡之則神氣盡失且致不成畫矣故橅 公指畫淡者不可濃重者不可輕推而至於燥溼

粗細長短闊狹一一如之難以稍參己見甚而至於隨意信手偶致尺寸矩度微有未合者若稍以己見正之合則合矣而神氣失之遠矣反遜其未合者之爲美也用數十年苦功見清奇濃淡數十百種臨橅參悟始知公畫之所以神否則斷難夢見可輕學耶可輕議耶。紙本亦不無輕而淡者惟用焦墨水墨於舊紙則可凡此多不設色所謂逸品上上者是也

用紙

有以宣紙求畫者　公如其式易以時紙卻其紙曰吾畫粗品也過費時紙心已難安何忍塗此佳品有以礬

紙求畫者存之亦如其式易以生紙故平生指畫無一宣紙礬紙者一時機到神來欲作一二畫率頭適無他紙而興不可遏遂權用礬紙成之而氣韻亦宛如生紙之作然此偶然事也若謂礬紙可作指畫則大謬矣至每歲重午畫硃砂鍾進士像則惟用礬紙紙盡而有餘興或權用生紙足之然生紙行硃頗不易易故亦偶然事也

畫凡三變

公畫凡三變少壯時以機趣風神勝多蕭疎靈妙之作中年以神韻力量勝或簡淡古拙或淋漓痛快或冷雋

閒遠或沈著幽豔千變萬化愈出愈奇晚年以理法勝深厚渾穆所謂老去漸于詩律細書畫亦皆然也

鑒賞

公年過六旬在京師一日薄暮至友人新居甫到階除隱隱然望堂上懸一舊畫曰此劉松年所製妙品奈何爲梁燕所汚也次日友人送畫求鑒定兼求代爲裝潢無款亦無題跋揭視絹背樹身有松年二字衆皆駭爲神奇　公曰昔有馬醫見病腳馬知爲韓幹所畫後果驗其言係幹所設色者馬醫之於畫師相去遠矣尚能通靈如是況吾目覩古人之妙蹟耶是未足奇也又有

以倪迂山水求鑒別者　公且信且疑蓋其筆墨可信一峯可疑懸對三日始拍案叫絶曰此峯非作家不能其過人處正在此弗易及也　公究心此藝已五十年矣於前人猶鄭重如是淺嘗者其可遽以藻鑒自命漫加毀譽耶

不以贈人

自　天潢以至士庶無不索求指畫有來斯應至杖國之年猶自無少倦怠嘗示後輩曰凡索吾畫者吾卽應之案上曾無宿紙而五十餘年中未特作一畫贈人凡向爾輩購索者亦當有以應之而毋以充禮物蓋繪事

非文集法書比也今謹遵嚴命已二世矣吾子若孫愼毋忽焉

字爲畫揜

公中年小楷學鍾王風神閒遠氣味醇厚榜書可敵朱文公家香泉太守自謂弗及世人鮮知之者蓋因指畫名重一時也

老衲後身

公生於 忠烈公江西建昌郡守任所七齡隨游延慶寺 公至老衲故寮問方丈曰履何在曰牀下問衲曰筒中問杖曰牀頭 公執老衲扇臥觀淚下衆皆心知

東派不是欺人語夫資學力全然不與言指画

非常人矣將出山門方丈拊　公背摩　公頂曰本再來人須覺太露爾　公曾鐫一章延慶寺老衲後身秉齠齔時聞　伯祖妣朱太君曾言此事記而未詳未敢遽載今於粵東義安郡署聞　廿四叔祖別駕公云

指畫不必學

指畫在文中如馬班詩中如李杜字中如鍾王圖章中如秦漢官私印世之習此四藝者疇能企及萬一夫此四藝成式具在猶不易學指畫安能多備粉本故余謂此斷不必作

先伯指畫

先伯敬一公諱璥四十年未離膝下凡　公所作數萬幀冊悉識稿於腹笥是以邱壑可以不謀而成惟運指未神暈墨未化而石之皴擦樹之枝幹人之衣紋鳥之翎羽與章法之位置皆稍繁於　公爾雅似襄陽喬梓之異而同同而異也惜性嬾不多作秉僅藏一斗方二箑而已戚黨中所得者咸僞　公款以欺人或以漁利遂至難見一幀戊午己未年間在　果邸所作絹本中幅甚夥今已流傳人間惜又俱未落款好事者率皆加以　公款竟無能辨之者矣

李太常畫

李諱世倬字漢章一字天濤號穀齋官副憲兼副都統致仕曾任太常人稱李太常焉作畫殆無虛日巨幅小品賦色暈墨無不精妙可稱能品惟其層巒疊嶂青綠金碧雖極炫爛穠豔之作而其氣韻弗厚蓋如其人焉未可強也晚年喜用指墨作人物花鳥小品以焦墨細擦頗得重輕淺深之致至潑墨屏幛及鉤勒而不假皴擦者則非其所長而亦不輕作善藏拙也學指畫者惟太常得指法之一端如王孟韋柳祖述淵明但各得其一體爾外此者皆未夢見

橅本

秉自幼未習筆畫烏敢用指緣家藏手澤無多　先嚴半生應人乞者十去八九秉兄弟五人各藏所餘之一二尤無幾矣而索者每每以眞爲假視神品逸品尤更疑以爲贋噫曲彌高而和彌寡誠有是哉以贋爲眞可傷在彼而不在我以眞爲贋則兩可傷矣故依樣葫蘆殊非得已然此實秉生平一大罪孽而卒不暇避也今之時已有以秉之所橅信爲眞蹟且多以眞蹟疑秉所贋矣不知後之時更將作何聚訟也



公甞畫一獸似虎非虎紅黃色面方長
有騣鬣兩耳白豪拖地尾細而長尾梢
有毛團堅結成毬未加題跋人多駭以
爲怪乃雍正年間在
御園所見獅也指畫不能遍見秉撫此式
以公同好願共見眞獅相也

附說

書家有云小字宜踈大字宜密兼以此悟指畫大幅法嚴理密位置穩妥不可更易毫髮此書大字法也冊箑僅尺許爾開展舒徐饒有海闊天空之勢令人玩味不盡此書小字法也

闕里孔溍夫諱傳焯長於製硯嘗曰小硯一池墨足書一二大幅始稱製硯良工若大硯墨不敷寫一聯豈不屈其石乎此可悟畫之小中見大尺幅具千里之法兼嘗以此參悟指畫　公生平未屈片紙

公用指用墨用色固已神妙難測然千百年後英才崛

超或能習得一體卽可名世至用意之超脫氣味之醇厚魄力之雄壯恐難彷彿萬一蓋　公襟懷器量迥異尋常是以拔藝出類扳萃猶之右軍人品甚高故其書法入神學者當於此等大處著眼毋徒規規於筆法墨氣閒也

太白及東坡詩不免偶有率意淺露處少陵詩不免偶有粗率累重處要無一首落小家數　公偶畫番漢蠻童及毋㣲諸俗物亦覺大雅不羣知此始可與言詩畫

畫有主客疎密有明暗虛實空處卽其虛也不可妄加字蹟以碍畫理指畫與古大家名家畫皆然倪迂支董

畫多有自題數十百言者皆於繪時預存題跋地位也而畫有以機趣勝不拘理法者其花木之枝葉人物之衣紋筋骨尺寸不必定合矩度而如天籟自鳴非比尋常絲竹之音若加以高人妙詠法書則愈多愈妙此又當別論亦可與知者道也

論書畫者夥矣多言理法言筆墨言家數亦有言氣味氣韻氣勢氣魄者而少言及靜之一字也書畫至於成就必有靜氣方爲神品昔人論詩文有言斂氣於骨者斂氣於骨則乾坤清氣可得而自靜矣古大家書畫中靜者亦不可多得我　公中年小行楷漸近自然每多

靜氣六旬以後指畫皆係俗手渲染非特其氣不靜且多火氣而兼霸氣致令雅人厭玩因名重未敢雌黃而門外漢又皆疑以爲贋如係親筆渲染則靜氣肅然俗子見之又郤步厭觀矣可見墨骨固難而設色亦大不易若殫畢生精力不能時有氣靜之作則亦難傳傳亦難能久也

指頭畫說跋後

先恪勤公字韋之號且園自號且道人又號古狂吾家
以恪勤稱者緣
聖祖仁皇帝曾書賜此額也　公以難廕由員外郎州牧
擢任東甌觀察欣逢
聖祖南巡西湖行宮惟　公一人經營刱建　公以地方
印官各有所司未便分其責僅舉縣丞十員備驅使不
事穿鑿不尚華麗弗失山林氣象而仍是
帝王所居
聖祖卽此知　公有奇才曰時

詔對
殊恩將及之矣　公惟力薦十員俱以知縣用已無他望
而但以私情哀懇奏曰臣父某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
征耿逆殉節於閩仰邀
聖恩加贈太僕寺卿入名宦祠廕臣以官臣雖勉竭愚誠
難圖報稱夫復何言但思臣父雖與總督范某官秩有
差而殉節一也臣父未獲配享忠祠於臣爲子之心有
戚戚焉
聖祖深加矜卹
御書藎沈義烈額摹刊分懸於福州南昌九忠祠

賜謚忠烈雍正四年　公任少司寇與　先伯祖大學士
文恪公復上
君恩已沛子道猶虧一疏備陳始末奉
旨加贈禮部尚書入昭忠祠春秋二季祀焉先是雍正三
年年羹堯事敗後
世宗憲皇帝問　公曰爾任四川按察使時與巡撫年羹
堯至厚得非其黨乎對曰臣與年羹堯籌畫軍務核勘
案情巨細事無少齟齬誠至厚也而皆公也臣非不能
自立者寧甘黨於人乎立朝正直軒昂類皆如是舉朝
幾目如殿上虎焉遇九卿公議事

聖意每倚重於　公曾
賜精明法律
御書額且
顧左右曰今無能及之者衆咸心服　公之忠於
君孝於親功業氣節登之史冊載之家傳凜然千載猶生
豈賴一藝之傳乎卽以藝言擘窠大書朱文公後一人
蠅頭小楷鍾太傅後一人詩不多作作則語必驚人不
拾前古牙慧題跋弗在蕪黃下指畫乃藝之一爾此爲
獨擅人尤難及者爾擅此空前軼後之作世盡知其神
奇而未盡知所以神奇故不得不爲之說惟恨秉生也

晩十齡卽隨侍　先嚴宦游郎鄂未獲奉　公提命而
所見未廣學力未深雖逃四十餘則未窺十之一二仍
與世之未能盡知者等然不敢更強不知以爲知而妄
述也後之究心此藝者能具隻眼如張浦山更爲補說
所見匡秉之所未逮或不致令　公畫眞贗永混淆也
先嚴嘗欲敘述示後輩因愼重其事卒未果而每於展
對手澤時輒緒論大畧秉一一默識以體驗之故時有
會心處也　先嚴在彌褓時　先叔祖兩之公（諱其儀行十三）疾
篤因乞之嗣有慟於心含淚屬曰於　先嚴　先伯祖妣
朱太君悽然慰之曰叔愛此子卽爲叔嗣兄歸當告於

祠叔毋傷也　兩之公力剅點首閉目　公歸謂　太君曰吾未預籌及此致吾弱弟屬纊含悲吾有媿於弟矣猶幸君能補吾過也　先嚴自幼至壯依　公教養未離膝下及　公老且貧生養死葬事皆出於　先嚴郡守俸貲故戚黨稍疎遠者多忘　先嚴爲　公之降服子而呼秉兄弟輩爲　公之文孫誤矣因述指畫並敬述此

大人先生記載　先伯祖　先嚴事蹟及追贈詩文者祈先爲正名而次及其餘秉實有厚望焉乾隆三十六年歲在辛卯夏六月既望秉謹識於潮州郡署

生枝枯枝雙管下爲石爲山潑墨宜不如指繪尤超絕
軼後空前獨出奇
韓江萍聚識青疇才品應居第一流家學淵源宣秘妙
千年石髓箇中求
辛卯長夏
青疇先生出示畫說四十餘則傳述先人指法曲盡
恪勤公畫中玄妙所言俱發前人所未發麟慶固門
外漢強作解事無一著處惟書二絕句以代跋用志
景仰之意云　　　　崔湖弟項麟慶拜題